



虎將皮定均

徐向前

虎将皮定均

徐向前

一九八五年八月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办公室 编
民 政 局

安徽人民出版社



智勇兼优
光明磊落

怀念皮定均同志

李先念

二〇〇一年五月

多谋善断
英勇虎将

徐向前

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

東南折柳梁
 昔年折柳梁
 昔年折柳梁
 昔年折柳梁

年少不知愁
 年少不知愁
 年少不知愁
 年少不知愁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愛我良民水田
 愛我良民水田
 愛我良民水田
 愛我良民水田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三〇一號

年少扛起槍
 年少扛起槍
 年少扛起槍
 年少扛起槍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愛我良民水田
 愛我良民水田
 愛我良民水田
 愛我良民水田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一任我馬行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東南折柳梁

張愛萍
 一九七七年九月

目 录

无私 无畏 机智 果敢

——回忆皮定均……………叶 飞(1)

忠诚的将军皮定均……………廖志高(5)

南征北战 奋斗一生

——忆战友皮定均

……………李志民 朱绍清 廖海光 龙飞虎(12)

雷厉风行 刚正不阿

——回忆皮定均……………江渭清(20)

治军严谨 教诲有方

——忆皮定均……………宋维斌(27)

危难之时见真情

——忆皮定均……………郝治平(33)

良师益友 一代楷模

——记皮定均……………袁 捷(37)

革命功臣 优秀领导

——回忆皮定均……………康 林(64)

优秀的将领 忠诚的战士

——忆战友皮定均……………詹化雨(79)

可亲可敬的严师

——记皮定均的模范事迹……………王志文(83)

驰骋豫北

- 忆皮定均开辟太行七分区的斗争 ……聂济峰 吕 梁(93)
皮定均司令二三事 ……郝建生 李存吉 阴春生(104)
挺进豫西

- 回忆皮定均开辟豫西根据地的斗争 ……欧阳挺(107)
跟随皮旅长突围 ……赵元福(119)

运筹帷幄镇海疆

- 回忆皮定均 ……李正华(132)
和皮定均一起战斗的日子 ……张力雄(145)

革命者的楷模

- 忆虎将皮定均 ……徐文华(153)
共产党人要当普通劳动者

- 回忆皮司令对我的教导 ……陈天仁(158)
知己知彼 出奇制胜

- 回忆皮定均 ……许德厚(162)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 怀念皮定均 ……张传栋(173)
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 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

- 回忆皮定均司令员二三事 ……武冲天(179)
政治家的风度

- 忆皮定均两件事 ……史 乃(185)
忠贞不渝 光明磊落

- 痛悼战友皮定均 ……张 烽(188)
牢记爸爸的教诲 ……皮效农(198)

- 皮定均传 ……台运行(204)
后记 ……(237)

无私 无畏 机智 果敢

——回忆皮定均

叶 飞

我与皮定均同志共事十多年，相互很熟悉。他是一位无私、无畏、机智、果敢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解放战争开始，蒋介石调动了三十多万军队，妄想一举消灭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然后进攻延安，情况十分危急。皮定均当时是中原军区一纵一旅旅长，独立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军区党委决定由他带领一旅掩护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由于他果断、机智、勇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下一旅（即著名的“皮旅”）出名了，那时，皮定均就是我军一位很成熟、很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他突围到苏皖解放区时，不久离开“皮旅”，调升六纵队副司令。“皮旅”也正式调属华中部队建制，归一纵指挥。我当时是一纵司令，“皮旅”副旅长方升普任旅长，政委仍是徐子荣。

这个旅有很多优点：一是战斗力很强，能打仗，能独当一面，是一纵的主力。孟良崮战役，是个很恶的攻坚战，一纵担任打穿插，阻击黄伯韬部队向张灵甫七十四师靠拢，切断七十四师后路，保证全歼七十四师。我们几乎是和敌人肩并肩地争夺，死打硬拚，终于保证了全歼国民党号称常胜军的七十四师。这个著名战役“皮旅”是有大功的；二是这个部

队能吃苦，能跑路，经得起磨练，几天行军不睡觉，照打仗，三是纪律特别好。不但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些作风，都与皮定均治军严格分不开的。

皮定均在六纵和领导人配合得也很好，是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的得力助手。六纵打了不少出色的战役，孟良崮战役就是它最先冲上去的，受到陈老总的表扬。

全国解放后，我在福建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工作忙，担子重。抗美援朝刚停战，皮定均就从朝鲜调来福建任副司令，使我担子减轻了不少。当时，虽然没有名文规定，实际他是第一副司令。他为人爽直、诚恳，我们配合得相当好。他有什么意见，都开诚布公当面说。我们共事多年，他从没在我面前说过别人的怪话，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他也是一位很讲原则的同志，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善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他在福建威信一直很高。

皮定均工作有水平，也很有魄力。他处理问题，既不马虎了事，也不是程咬金三斧头，不顾后果。他能根据政策要求，处理得很有分寸。所以，我们对他既放心，也放手，把部队的具体工作几乎都交给他和其他军区几位负责同志了，从而使我能花大量精力搞地方工作。

皮定均治军是很严格的。他以身作则，时时事事都以自己表率行为，影响干部战士。他常说：“抓平时，为战时，松垮散漫是不行的。要用兵，就要管好兵，训练好兵，这样临战时才能打仗。”所以，他非常注意从细小事情抓起。战士穿衣服、挂挎包，背干粮袋、背枪，被褥整理、鞋袜存放，走路、坐板凳，等等。他都有一套严格规定。他到机关和连

队检查工作，桌子、枪支都要用手摸摸，有灰、有锈可过不了关。他很爱护战士，连食堂办的怎么样，伙食好不好，战士有什么要求，他都要亲自过问，有问题要限期解决。他对下级严格，但也很热情；他批评人不讲情面，但他关心人也真心诚意。所以，干部、战士都尊重他，也热爱他。谁有什么问题，都乐意向他反映。他解决问题快，今天能解决的，决不拖到明天。

皮定均不但治军严格，对福建前线边防建设，也是竭尽全力的。一九五八年前，福建前线还没有空军、海军。蒋介石控制了制空权，经常派飞机来骚扰轰炸，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偷袭。由于皮定均和军区领导对福建前线作战指挥的得力，使福建前线部队始终保持了战时的警惕，蒋介石并没捞到什么便宜，相反入境偷袭、骚扰的蒋军大部被我歼灭。

皮定均虽然是位军事指挥员，但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与人民群众总是呼吸相通的。他抓军事，不是单纯军事观点；他到下面检查工作，从不忘记帮助、支援地方。他是真心诚意地关心人民疾苦，把支援地方工作，当做军队本身的一项任务。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出主意，想办法，认准了，他就抓住不放，非抓出成效不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福建地区各级干部都很熟，也配合得很好。福建沿海地区风沙大，庄稼和人畜常常受损失，他说：“这种灾害不解决，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部队建设也会受到影响。”他经常利用在边防检查工作的机会，和地方干部群众座谈，探讨解决灾害办法，发动干部群众植树造林，并根据当地气候、土壤等条件，选择良种。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只六、七年的时间，沿海一带基本绿化了，风沙灾害大为减少。东山岛在他的帮助下，

不但治住了风沙，改善了生产环境，还解决了群众的烧柴和部分用材问题，成为全省造林绿化模范县。

皮定均对政治极为敏感，很有远见卓识。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个严峻考验。一开始，下面很多同志确实对很多问题想不通。当时，毛主席叫人民解放军支左，“左”在当时就是造反派，也就是说要支持造反派造反，要解放军搅到派性里去犯错误。当时很多地方都吃了大亏。皮定均对此就很谨慎，他作风正派，从不搞歪门邪道，不看风使舵，敢作敢为。无私也就无畏了。造反派不管怎么压，怎么造谣，都很难影响他，所以，他在支左中犯的错误就不那么严重。

在“文革”中，他保护老同志也是很大胆的。“文革”开始，我是福建党政军一把手，自然是造反派打击的重点对象，处境也很困难。由于周总理的关怀，皮定均在一九六六年年三十晚上把我从家里接出来，用飞机送往北京，当时他是担了风险的。在大联合、三结合时，由于派性严重，一时联不起来，因而很多老干部无法工作，还有陷入派性的危险。他不怕招惹是非，深入到各派群众组织中去，反复耐心地做工作，使很多老干部走上工作岗位。

皮定均对林彪、“四人帮”也是敢于斗争的。当时林彪推行的那一套歪曲毛主席形象的极左形式主义，他就不主张在部队搞。后来，“四人帮”也很恼火他，但也抓不住他的把柄，整不了他。他的不幸殉职，使我们很痛心。他是我们的好党员，我军的好指挥员，我们的好同志。

忠诚的将军皮定均

廖 志 高

我于一九七四年年底与皮定均一道工作，共同战斗，一直到他因公殉职。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我兼福州军区政委。我们共事时，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由乱逐渐走向治，又由治再走向乱，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十分尖锐、曲折和反复的时期，这也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的品质、胆略和智慧的重要时刻。皮定均在这个重要时刻，无私无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坚持奋斗，无愧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皮定均是一位党性很强的优秀党员，他对我们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坚信不疑，忠诚不渝。“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给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带来了严重灾难。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借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更加猖狂地进行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在这股逆流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了下来，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真伪不分，是非颠倒，全国因此再度陷入极端混乱状态。但皮定均同志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我们的党终将获得最后胜利，并为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皮定均对毛主席非常尊敬和信赖，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非常认真和勤奋的。在我们一道工作的日子里，我经常看到他在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或哲学著作。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的确大大发展了马列主义。”“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确实应该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一再发难，全国的形势日益严重，我们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但皮定均毫不气馁，他多次对我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党、我军是受过长期考验的。现在，虽然毛主席身体不好，但是剑英同志、小平同志等还健在，‘四人帮’闹得再凶也翻不了船。”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为我们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与世长辞。这时“四人帮”丧心病狂，不让群众戴黑纱，不搞悼念活动。皮定均非常气愤，立即找我商量对策。我们先交换了一些意见，然后经省委和军区党委商定：要供销、商业等部门充分供应群众举行悼念活动所需的黑纱、白纸等物资。我们还商定：分别在地方和军队的干部会上讲，大家自愿可以戴黑纱。我们也带头进行了默哀等悼念活动。结果，福建省的广大军民，都自动戴了黑纱，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接着，“四人帮”又借《人民日报》报导浙江等地消灭血吸虫病之名，用心极其歹毒地刊登了一篇“送瘟神”的消息。皮定均同志从《福建日报》上看到转载的这篇消息后，更是气愤填膺，立即打电话给报社严厉地质问：“周总理刚刚去世，你们用这个题目报导这样的消息，究竟是什么用意？”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工作后，皮定均

十分高兴，经常同我讲：“小平同志政治思想非常敏锐，工作很有魄力，处理问题果断、明确、准确，确实是‘人才难得’。”“现在，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虽然搞得很乱，但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有小平同志掌舵。”同年八月份，皮定均参加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返回福州后更是高兴异常，极其兴奋地对我说：“小平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主持的这次会议开得好极了，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太好了，已经有七、八个年头没有听到过这样好的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把憋了七、八年的心里话都痛痛快快地倒出来了，心情舒畅得很！小平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抓整顿军队，我们军队还是会健全强大的。”很清楚，在那时皮定均就把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军队的希望，寄托于邓小平同志。在这一年里，皮定均对邓小平关于整顿军队的一系列指示贯彻执行得非常坚决，对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在军队建设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皮定均平日带兵严格，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尤其注意在实践中进行训练。他很注意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有违反和破坏军风纪的现象。皮定均也很爱兵，对干部、战士都很关心。不论什么人，有了缺点、错误就毫不留情的给予批评；但有了具体困难，他又热心帮助解决。他这种严格要求和热诚爱护同志的态度，大家都感到很亲切。

皮定均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深恶痛绝的，同他们进行了非常勇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春，叶剑英同志向部分大军区主要负责同志谈了“四人帮”的一些阴谋活动和毛主席对“四人帮”批评的情况。皮定均同志回到福州后，立即请我和朱绍清同志到

他家里看了有关的记录材料，并且对我们说：“这就好了，免得他们将来兴风作浪时，很多人不清楚他们的底细。”

一九七六年初，龙飞虎到京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返回福州后，皮定均立即到我家里，同我商量说：“我们派军区值班飞机到南昌，把江渭清同志接来，请李志民、龙飞虎同志参加，咱们军区几位领导同志开一次碰头会。”我完全同意。这样，他们几位同志在我家里，由龙飞虎同志介绍了在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情况，大家回忆畅谈了周总理生前的许多光辉革命业绩，共同抒发了对周总理的缅怀之情。我们还分析了当时的全国形势，研究了如何稳定闽赣两省的局势。皮定均最后说：“总之，不管出什么事情，我们都应当沉着应付。”

皮定均非常关心地方工作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凡事都从全局出发，同地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我与皮定均最初是在他的部队野营现场见面的。一九七四年冬，我到福建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他。当时，皮定均正带着副司令员、机关干部，率领部队在山区“拉练”，并且一边“拉练”，一边带着自备的农具，帮助人民公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见到他时，他正和指战员们一起，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双颊流汗，奋力挥镐。这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军队支援地方，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但象皮定均这样关心地方工作、关心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实干苦干，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

以后，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里，皮定均凡事都从全局出发，遇到地方有困难需要部队支援的事，都尽力给予支持

和帮助，并很注意军政、军民的团结，即使对一些细节问题也考虑得很周到。例如，每次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和重要文件、重要讲话，他都要派军区同志同省委商量，使传达的范围和内容都一致起来。皮定均经常说：“福建这个地方，位于沿海前线，情况非常复杂，军政、军民的团结很重要，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钻空子。”

皮定均同志对同志非常关心，不仅忠实诚恳，而且有舍己助人的精神。

我到福州以后，很多干部怀着敬佩的心情，同我谈了皮定均许多忠诚待人、无私帮助同志的感人事迹。“文化大革命”初期，皮定均奉命到地方“支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护了一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皮定均能够做到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以后，在我处于危难的时候，皮定均不顾自身安危，一次又一次地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帮助、保护我，使我减少了许多痛苦。

一九七六年二月，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不久，我们一同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

“四人帮”按照他们事先策划的阴谋，把福建省选定为“突破口”，列为全国右倾翻案之冠。会议一开始，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他们集中力量对我进行围攻、批斗，千方百计地诬陷、迫害。面对嚣张至极、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皮定均同志刚正不阿、毫不畏惧。当王洪文声色俱厉地诬蔑我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的话音刚落，皮定均同志就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对志高同志应当一分为二。志高同志到福建后，还是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